

清代學術概論

水牛新刊19

梁啓超 著

水牛出版社印行



水 牛 新 刊

19

清
代
學
術
概
論

梁 啓 超 著

清代學術概論

水牛新刊 19

著者	梁	啓	超
發行人	彭	誠	晃
出版者	水牛	出版	社
發行所	水牛	出版	社

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
郵政劃撥帳戶第13932號

有版權
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1245號

序

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，乃徵序於新會，而新會之序，量與原書埒，則別爲清學概論，而復徵序於震。震惟由復古，而得解放，由主觀之演繹，進而爲客觀之歸納，清學之精神，與歐洲之文藝復興，實有同調者焉。雖然，物質之進步，遲遲至今日。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，而迄今乃未有成者，何也？

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，亦有數疑問：

一、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，適當明清之際，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，明之后，清之帝皆是也。清祖康熙，尤喜其算，測地，量天，浸浸乎用之。實地矣。循是以發達，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，顧何以康熙以後，截然中輟，僅餘天算，以維殘壘？

二、致用之學。自亭林以迄顏李，當時幾成學者風尚。夫致用云者，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。循是以往，亦物質發達之門，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攷據者，則大盛，而其餘獨不發達，至高者，勉爲附庸而已？

三、東原理欲之說。震古礪今，此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。「遏欲之害，甚於防川，」茲言而在中國，豈非奇創。顧此說獨爲當時所略視，不惟無贊成者，且并反對之聲而不揚，又何故？

四、迨至近世，震於船堅礮利，乃設製造局，譯西書，送學生，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。顧今文學之運動，距製造局之創設，後二十餘年，何以通西文者，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。而變法，維新，立憲，革命，之說起，則天下翕然從之，奪格致化學之席，而純正科學，卒不揚？

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，清以異族入主中夏，致用之學，必遭時忌，故藉樸學以自保，此其一也。康熙末年，諸王相競，耶穌會黨太子

喇嗎黨雍正，（此言夏穗卿先生爲我言之）既失敗於外，又遭譏於羅馬。而傳教一事，乃竟爲西學輸入之一障害。此其二也。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，民族富於調和性，故歐洲之復古爲衝突的，而清代之復古，雖抨擊宋學，而憑聖經以自保，則一變爲繼承的，而轉入於調和輪廓不明瞭。此科學之大障也。此其三。民族尚談玄，藝術一途社會上等諸匠人，而談空說有者，轉足以自尊。此其四。今時局機運稍稍變矣，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，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爲學術之大障者，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，實利主義興，多金爲上，位尊次之，而對於學者之態度，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。而一方則談玄之風，猶未變民治也。社會也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，是一名詞耳。有以異乎？無以異乎？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。

民國十年正月二日

蔣方震

自序

(一) 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：其一：胡適語我：晚清「今文學運動」，於思想界影響至大；吾子寬躬與其役者，宜有以紀之。其二：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，索余序，吾覺泛泛爲一序，無以益其善美，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，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。乃與約，作此文以代序。既而下筆不能自休，遂成數萬言，篇幅幾與原書埒，天下古今，固無此等序文。脫稿後，只得對於蔣書，宣告獨立矣。

(二) 余於十八年前，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，刊於新民叢報，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，章末結論云：

「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「文藝復興時代」；特其興也，漸而非頓耳。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，至今日而葱葱鬱鬱，有方春之氣焉。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，抱無窮希望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有清學者，以實事求是爲學鵠，饒有科學的精神，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。」

又云：

「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，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，倒捲而繅演之；如劍春筍，愈剝而愈近裏；如啖甘蔗，愈啖而愈有味；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。此現象誰造之？曰：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。」

余今日之根本觀念，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；惟局部的觀察，今視昔似較為精密。

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，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；——故今全行改作，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。

(三) 有清一代學術，可紀者不少；其卓然成一潮流，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，在前半期爲「考證學」；在後半期爲「今文學」；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。故本篇所記述，以此兩潮流爲主，其他則附庸耳。

(四) 「今文學」之運動，鄙人實爲其一員，不容不叙及。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，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。其批評正當與否，吾不敢知；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，亦如對於史料上

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。

(五) 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，與夫極尊敬之師友，皆直書其名，不用別號，從實家言，冀省讀者腦力而已。

(六) 自屬稿至脫稿，費十五日。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，更無餘裕覆勘，舛漏當甚多，惟讀者教之。

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 啓超識

第二自序

(二) 此書成後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；而蔣方震、林志鈞、胡適三君，各所有是正；乃采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。三君之說，不復具引，非敢掠美，爲行文避枝蔓而已。丁敬禮所謂：「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」；謹記此以誌謝三君。

(三) 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，遷延未成。此書既脫稿，諸朋好益相督責，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，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，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。於是決意爲之，分爲五部，其一：先秦學術，其二：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，其三：隋唐佛學，其四：宋明理學，其五：則清學也。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，名曰「中國佛學史」，草創正半。

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，能否未敢知；勉自策厲而已。故此

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。

(三) 本書屬稿之始，本爲他書作序，非獨立著一書也；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。既已成編，即復怠於改作；故不名曰「清代學術史」而名曰「清代學術概論」：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。五部完成後，當更改之耳。

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啓超記。

清代學術概論

一

今之恆言，曰「時代思潮」，此其語最妙於形容。凡文化發展之國，其國民於一時期，因環境之變遷，與夫心理之感召，不期而思想之進路，同趨於一方嚮；於是相與呼應洶湧，如潮然；始焉其勢甚微，幾莫之覺；寢假而漲——漲——漲，而達於滿度；過時焉則落，以漸至於衰熄。凡「思」非皆能成「潮」，能成「潮」者，則其「思」必有相當之價值；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。凡「時代」非皆有「思潮」，有思潮之時代，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。其在我國自秦以後，確能成爲時代

思潮者，則漢之經學，隋唐之佛學，宋及明之理學，清之考證學，四者而已。

凡時代思潮，無不由「繼續的羣衆運動」而成。所謂運

動者，非必有意識，有計畫，有組織；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

其參加運動之人員，每各不相謀，各不相知；其從事運動

時所任之職役，各各不同；所採之手段亦互異。於同一運動

之下，往往分無數小支派，甚且相嫉視相排擊。雖然，其中

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，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；此

種觀念之勢力，初時本甚微弱；愈運動則愈擴大，久之則成爲

一種權威。此觀念者，在其時代中，儼然「現宗教之色彩」；

一部分人，以宣傳捍衛爲己任，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

，及其權威漸立，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；忘其所以

然，而共以所爲嗜；若此者，今之譯語，謂之「流行」，古之成語，則曰「風氣」；風氣者，一時的信仰也；人鮮敢嬰之，亦不樂嬰之，其性質幾比宗教矣。一思潮播爲風氣，則其成熟之時也。

佛說一切流轉粗，例分四期，曰：生，住，異，滅；

思潮之流轉也正然，例分四期；一：啓蒙期，（生）二：全盛期，（住）三：蛻分期，（異）四：衰落期，（滅）無論何國何時代之

思潮，其發展變遷，多循斯軌。啓蒙期者，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；舊思潮經全盛之後，如果之極熱而致爛，如血之凝固而成瘀，則反動不得不起；反動者，凡以來建設新思潮也；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，故此期之重要人物，其精力皆用於破壞，而建設蓋有所未遑；所謂未遑者，非閑置之謂；其建

設之主要精神，在此期間必已孕育，如史家所謂「開國規模」者然；雖然，其條理未確立，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，棄取未定；故此期之著作，恆駁而不純；但在殺亂粗糙之中，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；此啓蒙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生」相，於是進爲全盛期：破壞事業已告終，舊思潮屏息潛伏，不

復能抗顏行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；而經前期醞釀培養之結果，思想內容日以充實；研究方法，亦日以精密；門戶堂奧次第建樹，繼長增高，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」粲然矣；一世才智之士，以此爲好尚，相與淬厲精進；闕冗者猶希聲附和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；此全盛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住」相。更進則入於蛻分期：境界國土，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，然學者之聰明才力，終不能無所用也；只取得局部問題，爲窄而

「深」的研究；或取其研究方法，應用之於別方面；於是派中小派出焉；而其時之環境，必有以異乎前；晚出之派，進取氣較盛，易與環境順應，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；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，或且駁駁乎奪其席。此蛻化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異相」。過此以往，則衰落期至焉。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；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；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辯發無餘；承其流者，不過摭摭末節以弄詭辯；且支派分裂，排軋隨之，益自暴露其缺點；環境既已變易，社會需要，別轉一方向；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，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，而豪傑之士，欲掀新必先推舊，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；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，而此思潮遂告終焉；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，